

標註史記讀本

自田徵仲克世家
至齊悼惠王世家

九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正史類

三二函

二四架

二七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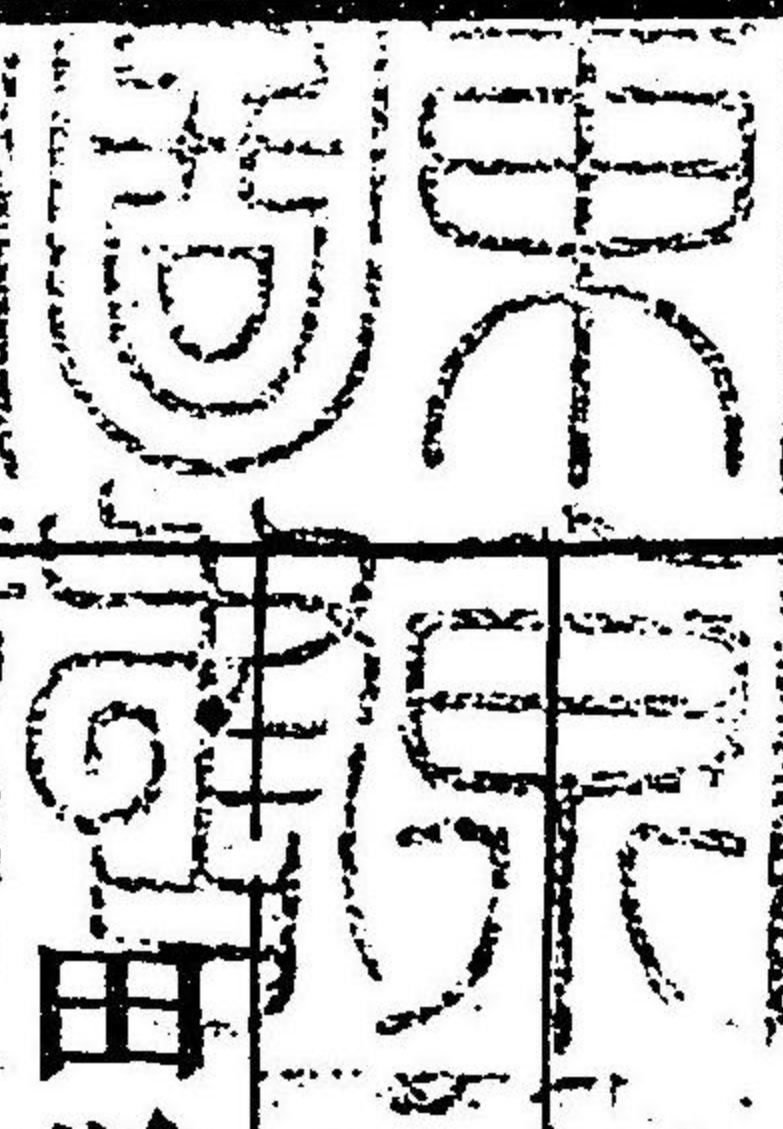
二二冊

標註史記讀本卷之四十六

西漢 司馬遷子長 著

日本 廣 部鳥道標註

田敬仲完世家十六



厲公名躍
蓋他是厲
公之兄

姜姓之先
為堯四嶽
也

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完生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是為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嶽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厲公者

陳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
 是為桓公桓公與佗異母及桓公病蔡人為佗
 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為厲公厲公既立
 聚蔡女蔡女淫於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
 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
 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為莊公故陳完不得立
 為陳大夫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
 殺陳佗罪之也莊公卒立弟杵臼是為宣公宣
 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禍

工巧之長
若將作大
匠

及已完故奔齊齊桓公欲使為卿辭曰羈旅之
 臣幸得免負檐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
 為工正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謂鳳皇于
 蜚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
 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完完之奔齊
 齊桓公立十四年矣完卒謚為敬仲仲生釋孟
 夷敬仲之如齊以陳氏為田氏田釋孟夷生潛
 孟莊田潛孟莊生文子須無田文子事齊莊公
 晉之大夫欒逞作亂於晉來奔齊齊莊公厚客

逞音盈

之晏嬰與田文子諫莊公弗聽文子卒生桓子
無宇田桓子無宇有本事齊莊公甚有寵無宇
卒生武子開與釐子乞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爲
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
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
衆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公景公
弗聽已而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
卒歸於田氏矣晏嬰卒後范中行氏反晉晉攻
之急范中行請粟於齊田乞欲爲亂樹黨於諸

茶音舒

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齊不可不
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景公太子死後有
寵姬曰芮子生子茶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
高昭子以子茶爲太子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茶
是爲晏孺子而田乞不說欲立景公佗子陽生
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
僞事高昭子國惠子者每朝代參乘言曰始諸
大夫不欲立孺子孺子旣立君相之大夫皆自
危謀作亂又給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發

先之諸大夫從之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衆追國惠子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之魯迎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辛而來會飲會飲田氏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夾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盟立田乞誣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也鮑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欲悔陽生

橐音託橐中謂皮橐之中

駘音臺

乃頓首曰可則立之不可則已鮑牧恐禍及已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何為不可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為悼公乃使人遷晏孺子於駘而殺孺子茶悼公既立田乞為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為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郟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田常成子與監止俱為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

言嫗之采芑菜皆歸入于田成

子以刺齊國之政將歸陳氏也

御官也鞅名也亦田氏之族

芭歸乎田成子齊大夫朝御鞅諫簡公曰田監
 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君弗聽子我者監止之宗
 人也常與田氏有郤田氏疏族田豹事子我有
 寵子我曰吾欲盡滅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豹
 曰臣於田氏疏矣不聽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
 將誅田氏田氏弗先禍及矣子我舍公宮田常
 兄弟四人乘如公宮欲殺子我子我閉門簡公
 與婦人飲檀臺將欲擊田常太史子餘曰田常
 非敢為亂將除害簡公乃止田常出聞簡公怒

需音須需者疑也疑必致難故云事之賊也

恐誅將出亡田子行曰需事之賊也田常於是
 擊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
 徒追殺子我及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執
 簡公于徐州簡公曰蚤從御鞅之言不及此難
 田氏之徒恐簡公復立而誅已遂弑簡公簡公
 立四年而殺於是田常立簡公弟騫是為平公
 平公即位田常為相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
 誅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
 吳越之使脩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

田常沒齊而田氏之宗先亂矣

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常乃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為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田常卒子襄之盤代立相齊常謚為成子田襄子既相齊宣公三晉殺知伯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

人盡為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且以有齊國襄子卒子莊子白立田莊子相齊宣公宣公四十三年伐晉毀黃城圍陽狐明年伐魯葛及安陵明年取魯之一城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田太公相齊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魯之郕明年宣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衛取母丘宣公五十一年卒田會自廩丘及宣公卒子康公貸立貸立十四年淫於酒婦人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十城以奉其先祀明年魯敗齊平陸三年

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求爲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爲諸侯周天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爲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齊侯太公和立二年和卒子桓公午立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齊桓公召大臣而謀曰蚤救之孰與晚救之騶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若救之田臣思曰過矣君之謀也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齊也桓公曰善乃陰

魏音綸

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爲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齊因起兵襲燕國取桑丘六年救衛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無後奉邑皆入田氏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丘三年三晉滅晉後而分其地六年魯伐我入陽關晉伐我至博陵七年衛伐我取薛陵九年趙伐我取甄威王初卽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卽墨大夫而語之

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
墨田野關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
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
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關
民貧苦昔日趙攻魏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
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
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
敗魏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
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

凡絃以緩
急為清濁
琴繁其絃
則清緩其
絃則濁清
濁者言琴
之聲也
以瓜持也
攬音已足
反愉一作
舒日驛音
釋與下文

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
十餘年。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
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
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
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
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攬之深驛之愉者政令
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
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
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

舍字並同
愉音舒

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為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蹙之愉者政令也鈞諧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

得全謂人
臣事君之
礼全具無
失故云得
全也全昌
者謂若無
失則身名
獲昌故云
全昌也
謂佩服此
言常无離
君故曰謹
母離前
曰狶膏猪
脂也棘軸
以棘木為
車輪至滑
而堅也然

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母離前淳于髡曰狶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月膠背幹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傳合疏鑄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母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

而穿孔若
方則不能
運轉言逆
理反經也
故下思曰
請謹事左
右言每事
須順從也
日幹一作
乾日幹
音孤悍反
昔久舊也
幹弓幹也
考工記作
析幹則析
昔音相近
言作弓之
法以膠糝

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
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
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暮年封以下
邳號曰成侯威王二十三年與趙王會平陸二
十四年與魏王會田于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
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
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
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
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

昔幹而納
諸槩中是
猶以勢令
人台也傳
音附錄音
呼嫁反以
言膠幹可
以勢暫合
而久亦不
能常傳合
於疎罅際
縫以言人
臣自宜亦
縫得所豈
待拘以禮
制法式者
故下云請
自附於萬

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
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
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
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
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
不懌而去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
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驪忌
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
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

人也曰較者校量也言有常制若車不較則車不能載常任琴瑟不較則琴不能成五音齊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驟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駟忌

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威王從其計其後成侯駟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成侯忌曰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彊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三十三年殺其大夫牟辛三十五年公孫閱又謂成侯忌曰

以為設以微辭駟忌必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駟忌淳于髡之徒禮踞駟忌之禮卑稱辭駟忌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詘而去駟忌之禮踞淳于髡之禮卑故所以尚于將莫邪

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之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奔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彊立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於秦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駟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

者貴其立
斷也所以
尚騏驎者
為其立至
也必且歷
日曠久則
系蹇能擊
石駑馬亦
能致遠是
以聰明捷
敏人之美
材也
齊之北門
西門也言
燕趙之人
畏見侵伐
故祭以求
福

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孫子曰
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
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
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
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
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
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為師救
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
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

盟而去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明年復會甄魏
惠王卒明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十
年楚圍我徐州十一年與魏伐趙趙決河水灌
齊魏兵罷十八年秦惠王稱王宣王喜文學游
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
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
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十九年
宣王卒子湣王地立湣王元年秦使張儀與諸
侯執政會于齧桑三年封田嬰於薛四年迎婦

于秦七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十二年攻魏楚
 圍雍氏秦敗屈丐蘇代謂田軫曰臣願有謁於
 公其為事甚完使楚利公成為福不成亦為福
 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韓馮張儀曰
 煇棗將拔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
 寡人寡人弗能拔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毋東
 旬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交臂而事齊
 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奈何使無東對曰韓
 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為魏必曰

能猶勝也
 言不勝其
 拔逐謂隨逐
 也

馮將以秦韓之兵東却齊宋馮因搏三國之兵
 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儀
 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為魏必曰儀且
 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搏三國之兵乘屈
 丐之弊南割於楚名存亡國實伐三川而歸此
 王業也公令楚王與韓氏地使秦制和謂秦王
 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韓氏之兵不用而
 得地於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謂秦何曰秦兵
 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

搏音專犹
 并合制領
 之謂也

屈丐楚將
 為秦所敗
 今更欲乘
 之
 三川韓也
 公謂陳軫
 施張設也
 言秦王於
 天子都張
 設迫晉也

楚王欲得魏來事已而不欲與韓地也蘇代謂陳軫今秦韓之兵不戰伐而得地陳軫於秦韓豈不有大恩德左券下右券上也蘇代說陳軫以上券令秦韓不用兵得地而

孤齊也張儀之東兵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而兵有案聲威發於魏魏氏之欲不失齊楚者有資矣魏氏轉秦韓爭事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秦韓之王劫於韓馮張儀而東兵以徇服魏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此其善於公而惡張子多資矣十三年秦惠王卒二十三年與秦擊敗楚於重丘二十四年秦使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年年歸涇陽君於秦孟嘗君薛文入秦即相秦文

以券責秦韓却韓馮張儀以徇服魏故秦韓善陳軫而惡張儀多取矣

亡去二十六年齊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二十八年秦與韓河外以和兵罷二十九年趙殺其主父齊佐趙滅中山三十六年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齊王曰嚙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微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且讓爭帝名無傷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天下立兩帝

宋王偃諸侯皆曰桀宋也

王以天下為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
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曰兩帝
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王曰伐桀宋利對
曰夫約鈞然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
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
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賓秦無爭重
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有濟西
趙之阿東國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有陶平陸
梁門不闕釋帝而貸之以伐桀宋之事國重而

名尊燕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
舉也敬秦以為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
卑為尊者也願王熟慮之於是齊去帝復為王
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愛
宋與愛新城陽晉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
愛何也蘇代為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
為王也齊彊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
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此
韓聶之所禱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

結鞅國策
作結鞅

從一衡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國令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中國自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式結鞅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伏式結鞅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溫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

室為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三十九年秦來伐拔我列城九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王解而却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潛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共具潛王不遜衛人侵之潛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君不內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潛王淖齒遂殺潛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潛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名姓為莒太史敫家庸太

淖音女教
反
鹵掠齊寶器也

敷音躍
音皎

史敷女竒法章狀貌以為非恒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而與私通焉淖齒既以去莒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潛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也久之乃敢自言我潛王子也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為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既立立太史氏女為王后是為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敷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汙吾世終身不觀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觀故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即

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淄齊故地盡復屬齊齊封田單為安平君十四年秦擊我剛壽十九年襄王卒子建立王建立六年秦攻趙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也却

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却疆秦之兵，不務爲此而務愛粟，爲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遂圍邯鄲。十六年，秦滅周，君王后卒。二十三年，秦置東郡。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陽。三十五年，秦滅韓。三十七年，秦滅趙。三十八年，燕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殺軻。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遼東。明年，秦滅魏。秦兵次於歷下。四十二年，秦滅楚。明年，虜代王嘉滅燕，王喜。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秦虜王建，遷之共，遂滅齊，爲郡。天下壹并於秦。秦王政立號爲皇帝。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爲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脩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

謂不詳審用客不知其善者也

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云

標註史記讀本卷之四十六

標註史記讀本卷之四十七

孔子世家十七

陬音騶陬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五父

四陰道通
七七四十
九陰道絕
婚姻過此
者皆為野
合故家語
云梁紇娶
魯施氏女
生九女乃
求婿為顏
氏顏氏有
三女小女
徵在據此
婚過六十
四矣
圩音鳥頂
音鼎圩鼎
言頂上級

之衢蓋其慎也耶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
後往合葬於防焉孔子娶經季氏饗士孔子與
往陽虎紉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
退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誠其嗣
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
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
茲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
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饋於是粥於是以餬
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

也故孔子
頂如反字
反字者若
屋宇之反
中低而四
傍高也
俎豆以木
為之受四
升高尺二
寸大六以
上赤雲氣
諸侯如象
飾足天子
玉飾也
與音預李
氏為饌飲
魯文學之
士孔子與

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
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
焉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且賤及長
嘗為季氏史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由
是為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
蔡之間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
之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魯南宮敬
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
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

迎而往陽虎以孔子少故折之也

一作要經要經猶帶經也

聖人謂商湯

三命上卿也考父廢

之鼎

僂偃俯皆恭敬之貌

也言不敢安

其恭如是

人亦不敢侮慢

於是鼎中為餽粥言

粥餽屬言至儉也

謙言竊仁者之名

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

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

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

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

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

益進焉是時也晉平公湣六卿擅權東伐諸侯

楚靈王兵彊陵轅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

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

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

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

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

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羸爵之大夫起繫紕之

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

霸小矣景公說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

昭伯以鬪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

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

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

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

息滅息也

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景公
 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
 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
 粟吾豈得而食諸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
 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
 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
 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
 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
 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

魯三卿季氏為正卿最貴孟氏為下卿不
 用事言侍之者
 之間也

木石謂山也或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

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
 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
 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
 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
 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
 乎魯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
 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
 井得土年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
 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性夔罔聞水之性龍

也或言獨足翹翹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也龍神默也非言見故曰怪或云罔象或人一名沙腫墳羊雌雄未成者也墮毀也骨一節其長專車專擅也羣神謂主山川之君

為群神之主故謂之神也守山川之祀者為神謂諸侯也曰足以綱紀天下謂名山太八能興去致雨以利天下也十之謂三丈也
釋音釋

罔象土之恠墳羊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
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
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
此為大矣吳客曰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
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社稷為公侯皆屬於王
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
之山為釐姓在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長翟今
謂之太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焦僥氏三尺
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於是吳客

曰善哉聖人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
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
執懷桓子怒陽虎囚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
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
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
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
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
陽虎為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
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

及與也平成也

陽虎不勝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温温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

會遇之禮禮之節略也萊人以兵鼓噪劫定公被音弗謂舞者所執故周禮噪有被舞撥音伐撻

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旌旄羽袂矛戟劔撥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

謂大楯也
歷階謂登
階級也故
歷階登階
不聚足

榮惑謂經
營而惑亂
也

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
項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
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
盡一等曰匹夫而榮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
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
若歸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
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
為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
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

高丈長丈
曰堵三堵
曰雉
三都三家
之邑也
三子季孫
孟孫叔孫
也
人有入及
公之臺側

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定
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
毋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
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
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
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
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
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
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鄆無成是無

有司常供其職客求而有在也

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閔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

謂請魯君為周徧道路游行因出觀齊之女樂膳祭肉

言婦人之口請謁足以憂使人死敗故可

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曰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

以出走也
言仕不遇
也故且優
游以終歲

六萬小斗
計當今二
十石也周
之斗升斤
兩皆用小
也

謂以兵仗
出入以脅
夫子也
舉策指匡
穿垣曰往
與陽貨正

從此入匡
人聞其言
告君曰往
者陽貨令
復來乃率
衆圍孔子
茲此也言
文王雖已
沒其文見
在此此自
謂其身也

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及桓子曰孔
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
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
顏濁鄒家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
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
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入孔子恐
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
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
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

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
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
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
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
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從者為甯
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去即過蒲月餘反乎衛
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
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
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

才言
言言
夫人

也招搖翽翔也

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

纍然不得志之貌也

隼鷲鳥今之鷲也楷木名弩鏃也以石爲

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類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于吳吳敗越王勾踐會稽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楷矢貫之石弩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仲尼仲尼

之八寸曰
咫楷矢貫
之墜而炊
隼音笋

大姬武王
元女也

展重也玉
謂若夏后
氏之璜

使無怠服
從於王也

故府舊府
也

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
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
是肅慎貢楷矢石磐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
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
姓以珍玉展親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故
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孔子居陳
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
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
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

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
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
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
寧鬪而死鬪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
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
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
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
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
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

公叔氏欲
以蒲適他

國而男子欲死之不樂適他

不入其國

磷薄也濕可以深包者也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

白者染之於涅中而不黑君子雖在濁亂不能汙也磳磳信已而已言亦無益也

頤而長兮羸羊視也

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佛盼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盼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盼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豈瓠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孔子擊磬有荷蕢而

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磳磳乎莫已知也夫而已矣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問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問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問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黜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

也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于河
 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
 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
 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
 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
 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
 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
 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
 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乃還息

有角曰蛟
龍龍能興
雲致雨謂
和陰陽之
氣

乎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而反乎衛入主蘧伯
 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
 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
 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
 靈公卒立孫輒是爲衛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
 蒯聵于戚陽虎使太子絇八人衰絰僞自衛迎
 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于州來是歲魯哀公
 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以衛太子
 蒯聵在故也夏魯桓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

陬操琴曲
名也

萬二千五
百人為軍
五百人為
旅

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已而果然秋
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
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
曰我卽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
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
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
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
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
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平歸

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
之予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卽用以孔
子爲招云冉求旣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蔡
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
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楚侵蔡
秋齊景公卒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
子曰政在來遠附通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
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爲人
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

耜廣五寸
二耜為耦
津濟渡處也

悠悠者厚
流之貌也
言當今天
下治亂同
空舍此適
彼故曰誰
以易之
覆種也
輟止也覆
種不止不

以津告
丈人老人
蓀草名
也
不勤勞四
休分植五
穀誰為未
子而索也
植倚也除
草曰芸
興起也

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及于蔡長沮桀溺耦而
 耕孔子以為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彼執
 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
 曰是知津矣桀溺謂子路曰子為誰曰為仲由
 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
 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
 辟世之士哉耨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
 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他日子路行遇荷蓀丈人曰子見夫子乎丈人
 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
 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孔子遷于
 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
 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
 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
 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
 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
 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
 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

率循也言非兕虎而循曠野也

衰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子一以貫之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

種之為稼歛之為穡言良農能善種之未必能歛獲之言良土能巧而已不能每順人之意

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脩其道而不能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

宰主財者也為汝主財言志之同也
書籍也古者二十五家為里則各立社則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蓋以七百

里書社之人對孔子也

下下車也

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

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兮來者猶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去弗得與之言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

周禮上公九宰侯伯七宰子男五宰今吳徵百宰夷不識禮故子貢對以周禮而後吳亡是徵也

野猶不達

也其明年吳與魯會繒徵百宰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矣夫君

二十五家為社千社即二萬五千家

子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其明年將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

錯置也舉
正直之人
用之廢置
亦枉之人

鳥乎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

純如言五
音既發放
縱其聲
純和諧
也
如言其
音節明
縱之以純
如言樂始
如言樂始
於翁如而
成於三者

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

也亂理也關
也風之
始也所以
風天下而
正夫婦也
鹿鳴宴群
臣嘉賓也
既飲食之
以突幣帛
筐篚以將
其厚意然
後忠臣嘉
賓得及其
心矣
序易序卦
也

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
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
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
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
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眾
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絕四母意母必母固母
我所慎齋戰疾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不憤不啓
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其於鄉黨恂恂
似不能言者其於宗廟朝廷辯辯言唯謹爾朝

彖斷也言
斷定一卦
之義也
繫辭者聖
人繫屬此
辭
聖人設卦
以寫萬物
之象今未
子叙此卦
之象也
說卦者陳
說八卦德
業變化法
象所為也
紀乾坤二
卦經文之
言故稱文

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君召使儻色勃
如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魚餒肉敗割不正不
食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
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三人行
必得我師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
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
和之子不語恠力亂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
得聞也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顏

言罕者希也
恂恂温恭
貌也

雖辯而謹
敬也

闇闇中正
之貌也

貌似和樂
有賓客使
迎之

魚敗曰餒
也

言忽恍不
可為形象
循循次序
貌也誘進

也試用也言
孔子自云
我不見用

故多伎藝
也

也卑于微者

也清純潔也
遭世亂自
廢弁以免
患合於權

也

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

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

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

之蔑由也已達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學

而無所成名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

我執御矣牢曰子云不試故藝魯哀公十四年

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仲

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

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

吾道窮矣喟然歎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為莫

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

其天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謂柳

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

行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子曰

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

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

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

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

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賤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明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道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

琴頭也

太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間予殆殷人也後七日卒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巳丑卒哀公諱之曰旻天不弔不懲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箠箠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母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

弔善也愆且也一老謂孔子也

天子自謂一人非諸

侯所當名也

也

諛音決別也

余一人非名也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畱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于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子生鯉字伯魚伯

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為魏相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為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為孝惠皇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

卒安國生邛邛生驩

祇敬也言祇敬還回不能去之有本亦作祇迴義亦通折中正也云折斷也中當也言欲折斷其物而用之與度相中當也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玉至于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標註史記讀本卷之四十七

標註史記讀本卷之四十八

陳涉世家十八

備役也謂役力而受雇直也鳴鵠之聲羽翼未合而有四海之心是也凡居以富強為右貧弱為左秦役戍身富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字叔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悵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

者役尽兼取貧弱者而發之者也

謂欲經營國國使

不咸而賤

猶愈為成

卒而外也

扶蘇自殺

故人不知其死

唱首也

行者先也

一云行往也

假託鬼神以威眾也

又云卜者戒曰所卜

事雖成當

念者思也

謂思念欲假鬼神之事

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陳勝

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

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

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

死也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

以為死或以為亡今誠以吾眾詐自稱公子扶

蘇項燕為天下唱宜多應者吳廣以為然乃行

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

卜之鬼乎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眾

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

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恠之矣又間令吳廣

網也

罾音曾魚

罾音曾魚

罾音曾魚

罾音曾魚

罾音曾魚

罾音曾魚

罾音曾魚

罾音曾魚

罾音曾魚

罾音曾魚

罾音曾魚

罾音曾魚

罾音曾魚

罾音曾魚

罾音曾魚

罾音曾魚

罾音曾魚

罾音曾魚

罾音曾魚

罾音曾魚

大名謂大名稱也

斬音機 徇略也

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為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自立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斬斬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斬以東攻鉅鄆苦柘譙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弗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桀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桀皆曰將軍身被堅執

欲張大楚國故稱張楚也

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為王陳涉乃立為王號為張楚當是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乃以吳叔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地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是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為楚王嬰後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吳廣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吳叔弗能

視日時吉凶舉動之占也

猶今言家產奴

下陳王徵國之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周文陳之賢人也嘗為項燕軍視卜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之將軍印西擊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鄴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大軍盡敗之周文敗走出關止次曹陽二三月章邯追敗之復走次滎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到軍遂不戰武臣到邯自立為趙王陳餘為大將軍張耳召騏為左右丞相陳王怒捕

趣音促謂催促也亟音棘亟急也

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在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也不知因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賀趙而從繫武臣等家屬官中而封其子張敖為成都君趙兵亟入關趙王將相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也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楚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

廣將兵北徇燕地。燕故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爲燕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韓廣以爲然，乃自立爲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及家屬歸之。燕當此之時，諸將之徇地不可勝數。周市北徇地，至狄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爲齊王。以齊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欲立魏後故寧陵君咎爲魏王。時咎在陳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與立周市爲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陳王乃立寧陵君咎爲魏王，遣之。周市卒爲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且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遣兵足以守滎陽，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卬，使爲上將，田臧

郊音談

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郊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軍散走陳銍人伍徐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伍徐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銍人董緜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慶於郊陳王聞乃使武平君畔為將軍監郊下軍秦嘉不受命嘉自立為大司馬

秦之臘月建丑之月也

軍皆著青帟故曰蒼頭

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伍徐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兵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軍破張賀死臘月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以降秦陳勝葬碭謚曰陰主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為蒼頭軍起新陽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楚初陳王至陳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為秦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

左右校尉
軍也
鄱音婆

新蔡遇秦軍宋畱以軍降秦秦傳畱至咸陽車
裂畱以徇秦嘉等聞陳王軍破出走乃立景駒
為楚王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定陶下使公孫
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聞陳王戰敗
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
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
當令於天下田儋誅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
陳下之呂將軍走收兵復聚鄱盜當陽君黥布
之兵相收復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復以陳為

數音疎主
反謂自辨
說數與涉
有故舊事
驗也

沈沈官室
深邃之貌
也
楚人謂多
為夥又言
願者助聲
之辭也謂

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為楚王陳勝王凡六月
已為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之陳扣
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
不肯為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
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願涉之
為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
為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
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顛妄言輕威陳王斬之
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

涉為王宮殿帷帳其物夥多驚而偉之故稱夥願也
謂朱房胡武等以素所不善者即自驗問不往下吏也

以朱房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群臣諸將徇地至今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為陳涉置守冢三十家碣至今血食

標註史記讀本卷之四十八

外戚紀后妃也后族亦代有封爵故也

標註史記讀本卷之四十九

外戚世家十九

繼體謂非創業者是嫡子而先帝之正體而立者也守文者法也謂非受命創制之君但守先帝法度為之主耳謂非獨君德於內茂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娥紂之殺也璧姐已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

盛亦有賢
后妃外戚
之親以助
教化也
塗山國名
禹所聚
桀伐有施
有施人以
未喜女焉
有娥國名
其女簡狄
吞燕卵而
生契
殷辛伐有
蘇有蘇氏
以姐已女
焉姐音丁
達反

帝嘗上妃
有邵氏之
女曰姜原
生后稷大
任文王之
母
幽王伐有
褒有褒人
以褒姒女
焉言夫
婦親愛之
情雖君父
之尊而不
奪臣子所
好愛使移
其本意是
不能得也
姓者子姓

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
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
況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
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
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其詳靡得而記焉漢
興呂娥姁為高祖正后男為太子及晚節色衰
愛弛而戚夫人有寵其子如意幾代太子者數
矣及高祖崩呂氏夷戚氏誅趙王而高祖後宮

唯獨無寵疎遠者得無恙呂后長女為宣平侯
張敖妻敖女為孝惠皇后呂太后以重親故欲
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詐取後宮人子為子及孝
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於是貴外家
王諸呂以為輔而以呂祿女為少帝后欲連固
根本牢甚然無益也高后崩合葬長陵祿產等
懼誅謀作亂大臣征之天誘其統卒滅呂氏唯
獨置孝惠皇后居北宮迎立代王是為孝文帝
奉漢宗廟此豈非天邪非天命孰能當之

謂衆孫也
即趙飛燕
等是也
謂有始不
能要其終
也以言雖
有于姓而
意不能要
終如栗姬
衛后等是
也惡音
烏猶於何
也姁音
况羽反
呂后名雉
字娥姁
得定陶戚
姬恙憂

也說古
者野居露
宿恙噬人
畏也故相
恤云得無
恙耳
以舅娶甥
漢幾夷乎
高祖陵在
西呂后陵
在東漢帝
后同塋則
為合葬不
合陵
媪音烏老
及然媪是
婦人之老
者通號

薄太后父吳人姓薄氏秦時與故魏王宗家女
魏媪通生薄姬而薄父死山陰因葬焉及諸侯
畔秦魏豹立為魏王而魏媪內其女於魏宮媪
之許負所相相薄姬云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
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
楚及聞許負言心獨喜因背漢而畔中立更與
楚連和漢使曹參等擊虜魏王豹以其國為郡
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
色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

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
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宮成臯臺此兩美
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聞之問其故兩人
具以實告漢王漢王心慘然憐薄姬是日召而
幸之薄姬曰昨暮夜妾夢蒼龍據吾腹高帝曰
此貴徵也吾為女遂成之一幸生男是為代王
其後薄姬希見高祖高祖崩諸御幸姬戚夫人
之屬呂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
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為代王太后太后弟薄昭

從如代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
 外家呂氏彊皆稱薄氏仁善故迎代王立為孝
 文皇帝而太后改號曰皇太后弟薄昭封為軹
 侯薄太后母亦前死葬櫟陽北於是乃追尊薄
 父為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已下
 吏奉守冢寢廟上食祠如法而櫟陽北亦置靈
 文侯夫人園如靈文侯園儀薄太后以為母家
 魏王後早失父母其奉薄太后諸魏有力者於
 是召復魏氏及尊賞賜各以親疏受之薄氏侯

者凡一人薄太后後文帝二年以孝景帝前二
 年崩葬南陵以呂后会葬長陵故特自起陵近
 孝文皇帝霸陵

竇太后趙之清河觀津人也呂太后時竇姬以
 良家子入宮侍太后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
 五人竇姬與在行中竇姬家在清河欲如趙近
 家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
 忘之誤置其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
 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彊乃肯行至代代王獨

謂宦者為
 吏主發遣
 官人也

嫖音足消

幸竇姬生女嫖後生兩男而代王王后生四男
 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後代王立為帝
 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數月公卿
 請立太子而竇姬長男最長立為太子立竇姬
 為皇后女嫖為長公主其明年立少子武為代
 王已而又徙梁是為梁孝王竇皇后親早卒葬
 觀津於是溥太后乃詔有司追尊竇后父為安
 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
 丞奉守比靈文園法竇皇后兄竇長君弟曰竇

建字長君

謂從逐其
 宜陽之主
 人家而皆
 往長安為
 居也

決別也傳
 音轉傳舍
 謂郵亭傳
 置之舍蓋
 竇后初入

廣國字少君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略
 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入
 山作炭寒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臥者少
 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曰當為侯從其家之長
 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
 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墮用為
 符信上書自陳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
 具言其故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為驗對曰姊去
 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可沐沐我請食飯我

官時別其弟於傳會之中也
吁音益可者乞也沐米潘也謂乞潘為弟沐也
公亦祖也謂皇后同祖之昆弟如寶嬰即皇后從昆弟于之比亦得家於長安

乃去於是竇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竇皇后病失明文帝幸邯鄲慎夫人尹姬皆母子孝文帝崩孝景帝立乃封廣國為章武侯長君前死封其子彭祖為南

皮侯吳楚及時竇太后從昆弟子寶嬰任俠自喜將兵以軍功為魏其侯竇氏凡三人為侯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竇太后後孝景帝六歲建元六年崩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

王太后槐里人母曰臧兒臧兒者故燕王臧荼孫也臧兒嫁為槐里王仲妻生男曰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更嫁長陵田氏生男蚡勝臧兒長

兩女即后及兒姁也

奇者異之也

生男即武帝也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生於倚蘭殿也
反 姁音况羽

過音戈謂諭之

望猶責望謂恨之也

嗾音銜漢書作銜銜猶恨也

女嫁為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之曰

兩女皆當貴因欲奇兩女乃奪金氏金氏怒不

肯予決乃內之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

男男方在身時王美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

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孝文帝崩孝景帝即

位王夫人生男先是臧兒又入其少女兒姁兒

姁生四男景帝為太子時薄太后以薄氏女為

妃及景帝立立妃曰薄皇后皇后無子無寵薄

太后崩廢薄皇后景帝長男榮其母栗姬栗姬

齊人也立榮為太子長公主嫖有女欲予為妃

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景帝得

貴幸皆過栗姬栗姬日怨怒謝長公主不許長

公主欲予王夫人王夫人許之長公主怒而日

讒栗姬短於景帝曰栗姬與諸貴夫人幸姬會

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挾邪媚道景帝以故望之

景帝常體不安心不樂屬諸子為王者於栗姬

曰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

恚心嗾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

大行禮官

美景帝亦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大行奏事畢，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無號，宜立為皇后。景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恚恨，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為皇后，其男為太子，封皇后兄信為蓋侯。景帝崩，太子襲號為皇帝，尊皇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封田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景帝十三男，一男為帝，十二男皆為王。而兒姁早卒，其四子皆為王。王太后長女號曰平陽公主，次為南宮公主，次為林慮公主。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文辭。王仲早死，葬槐里，追尊為共侯，置園邑二百家。及平原君卒，從田氏葬長陵，置園比共侯園。而王太后後孝景帝十六歲，以元朔四年崩，合葬陽陵。王太后家凡三人為侯。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蓋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邑。子夫為平陽主，謳者武帝初即位數歲。

臨水被除謂之禊

尚主也於王衣車中得幸也

拊謂摩循之也行矣猶今言好去中用乃俗語然史有之

無子平陽主求諸良家子女十餘人飾置家武帝被霸上還因過平陽主主見所待美人上弗說既飲謳者進上望見獨說衛子夫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上還坐驩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奉送入宮子夫上車平陽主拊其背曰行矣彊飯勉之即貴無相忘入宮歲餘竟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歸之衛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日隆召其兄衛長君弟青為侍中

而子夫後大幸有寵凡生三女一男男名據初上為太子時娶長公主女為妃立為帝妃立為皇后姓陳氏無子上之得為嗣大長公主有力焉以故陳皇后驕貴聞衛子夫大幸恚幾死者數矣上愈怒陳皇后挾婦人媚道其事頗覺於是廢陳皇后而立衛子夫為皇后陳皇后母大長公主景帝姊也數讓武帝姊平陽公主曰帝非我不得立已而棄捐吾女壹何不自喜而倍本乎平陽公主曰用無子故廢耳陳皇后求子

與醫錢凡九千萬然竟無子衛子夫已立爲皇后先是衛長君死乃以衛青爲將軍擊胡有功封爲長平侯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爲列侯及衛皇后所謂姊衛少兒少兒生子霍去病以軍功封冠軍侯號驃騎將軍青號大將軍立衛皇后子據爲太子衛氏枝屬以軍功起家五人爲侯及衛后色衰趙之王夫人幸有子爲齊王王夫人早卒而中山李夫人有寵有男一人爲昌邑王李夫人早卒其兄李延年以音幸號協律

協律者故倡也兄弟皆坐姦族是時其長兄廣利爲貳師將軍伐大宛不及誅還而上旣夷李氏後憐其家乃封爲海西侯

他姬子二人爲燕王廣陵王其母無寵以憂死及李夫人卒則有尹婕妤之屬更有寵然皆以倡見非王侯有土之女士不可以配人主也

標註史記讀本卷之四十九

標註史記讀本卷之五十

楚元王世家二十

楚元王劉交者高祖之同母少弟也字游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伯蚤卒始高祖微時嘗辟事時時與賓客過巨嫂食嫂厭叔叔與客來嫂詳為羹盡標釜賓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為帝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某非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耳於是乃封其子信為羹頡

標音歷謂以杓歷釜旁使為聲

侯而王次兄仲於代高祖六年已禽楚王韓信
 於陳乃以弟交為楚王都彭城即位二十三年
 卒子夷王郢立夷王四年卒子王戌立王戌立
 二十年冬坐為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郡春戌
 與吳王合謀及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
 戌則殺尚夷吾起兵與吳西攻梁破棘壁至昌
 邑南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卒飢
 吳王走楚王戌自殺軍遂降漢漢已平吳楚孝
 景帝欲以德侯子續吳以元王子禮續楚竇太

后曰吳王老人也宜為宗室順善今乃首率七
 國紛亂天下奈何續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是
 時禮為漢宗正乃拜禮為楚王奉元王宗廟是
 為楚文王文王立三年卒子安王道立安王二
 十二年卒子襄王經立襄王立十四年卒子王
 純代立王純立地節二年中人上書告楚王謀
 反王自殺國除入漢為彭城郡

標註史記讀本卷之五十

標記史記讀本卷之五十一

荆燕世家二十一

荆王劉賈諸劉者不知其何屬初起時漢王元年還定三秦劉賈為將軍定塞地從東擊項籍漢四年漢王之敗成臯北渡河得張耳韓信軍軍脩武深溝高壘使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燒其積聚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已而楚兵擊劉賈賈輒壁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漢五年漢王追項籍至固陵使劉

賈南渡淮圍壽春還至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
 殷周殷反楚佐劉賈舉九江迎武王黥布兵皆
 會垓下共擊項籍漢王因使劉賈將九江兵與
 太尉盧縮西南擊臨江王共尉共尉已死以臨
 江為南郡漢六年春會諸侯於陳廢楚王信囚
 之分其地為二國當是時也高祖子幼昆弟少
 又不賢欲王同姓以鎮天下乃詔曰將軍劉賈
 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為王者群臣皆曰立劉賈
 為南王王淮東五十二城高祖弟交為楚王王

淮二十六城因立子肥為齊王始王昆弟劉
 氏也高祖十一年秋淮南王黥布及東擊荆荆
 王賈與戰不勝走富陵為布軍所殺高祖自擊
 破布十二年立沛侯劉濞為吳王王故荆地
 燕王劉澤者諸劉遠屬也高帝三年澤為郎中
 高帝十一年澤以將軍擊陳豨得王黃為管陵
 侯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畫干營陵侯澤
 澤大說之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田生已得金
 即歸齊二年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田生如

以計畫于
 之也曰以
 工畫得寵
 也曰兩家
 之義並通
 與黨與言
 不復與我

為與也曰
不得與汝
相知

此一切猶
一例同時
也
呂公知高
祖相貴以
女妻之推
轂使為長
者雅正意
也
重難發其

事

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
 大謁者張子卿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修
 具張卿許往田生盛帷帳共具譬如列侯張卿
 驚酒酣乃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王邸第百
 餘皆高祖一切功臣今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
 就天下功至大又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
 諸呂弱太后欲立呂產為呂王王代太后又重
 發之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
 大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呂已王萬戶侯亦
 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為內臣不急發恐禍
 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
 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為呂王太后賜張卿
 千斤金張卿以其半與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
 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
 為大將軍獨此尚缺望今卿言太后列十餘縣
 王之彼得王喜去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太
 后然之乃以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琅邪王乃
 與田生之國田生勸澤急行毋留出關太后果

跳驅馳至長安也

使人追止之已出即還及太后崩琅邪王澤乃
 曰帝少諸呂用事劉氏孤弱乃引兵與齊王合
 謀西欲誅諸呂至梁聞漢遣灌將軍屯滎陽澤
 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長安代王亦從代至諸
 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王為天子天子乃徙澤
 為燕王乃復以琅邪子齊復故地澤王燕二年
 薨謚為敬王傳子嘉為康王至孫定國與父康
 王姬姦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為姬與子女三人
 姦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如令郢人郢人等告

謂田子春欲王劉澤先使張卿說封呂產乃恐以木臣缺望澤卒得王故為權激諸呂也

定國定國使謁者以他法劾捕格殺郢人以滅
 口至元朔元年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陰
 事以此發覺詔下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
 人倫逆天當誅上許之定國自殺國除為郡
 太史公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劉
 賈雖屬疎然以策為王填江淮之間劉澤之王
 權激呂氏然劉澤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
 重豈不為偉乎

標註史記讀本卷之五十一

標註史記讀本卷之五十二

齊悼惠王世家二十二

齊悼惠王劉肥者高祖長庶男也其母外婦也
 曰曹氏高祖六年立肥為齊王食七十城諸民
 能齊言者皆予齊王齊王孝惠帝兄也孝惠帝
 二年齊王入朝惠帝與齊王燕飲尤禮如家人
 呂太后怒且誅齊王齊王懼不得脫乃用其內
 史勲計獻城陽郡以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呂太
 后喜乃得辭就國悼惠王即位十三年以惠帝

此時人多
 流亡故使
 齊言者皆
 還齊王

謂齊王是
 兄不為君
 臣礼而乃
 自充敵如
 家人行兒

弟之禮故太后怒

六年卒子襄立是為哀王哀王元年孝惠帝崩
 呂太后稱制天下事皆決於高后二年高后立
 其兄子酈侯呂台為呂王割齊之濟南郡為呂
 王奉邑哀王三年其弟章入宿衛於漢呂太后
 封為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
 居為東牟侯皆宿衛長安中哀王八年高后割
 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其明年趙
 王友入朝幽死于邸三趙王皆廢高后立諸呂
 為三主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

顧猶念也而及若皆訓汝

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
 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
 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
 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
 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
 曰試為我言田章曰深耕耨種立苗欲疏非其
 種者鋤而去之呂后默然頷之諸呂有一人醉
 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
 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

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益彊，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爲上將軍，呂王產爲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爲亂。朱虛侯章以呂祿女爲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爲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爲帝。齊王旣聞此計，乃與其舅父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乃發卒衛王宮。魏勃給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爲君將兵衛衛。」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兵圍王宮。勃旣將兵，使圍相府。召平曰：「嗟呼！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乃是也。」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爲相，魏勃爲將軍，祝午爲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誅琅邪王。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主。大主自高帝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使臣請大主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

不敢離其兵而到琅邪

使臣請大主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

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為然西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畱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既見欺不得及國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推本言之而大玉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為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玉畱臣無為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哀

隱王如意
幽王友梁
王恢

年幼也此
之於財方
未匱竭故
謂之富也

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於齊悼惠王薨惠帝使畱侯張良立臣為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高帝所立又殺三趙王滅梁燕趙以王諸呂分齊國為四忠臣進諫上惑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將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今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齊發兵而西相國呂產乃遣大將軍灌嬰

東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將兵居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我今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使喻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西取其故濟南郡亦屯兵於齊西界以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關中朱虛侯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朱虛侯首先斬呂產於是太尉勃等乃得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邪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

言鈞惡戾如虎而著冠

而冠者也方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為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立代王而遣朱虛侯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及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木人而後救火乎因退立殿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

此蓋舊俗之言謂救火之急不暇先啓家長也亦猶國家有難

不職待詔命也

妄庸言凡妄庸劣之人

罷謂不罪而放遣之

物怪物

人耳何能為乎乃罷魏勃魏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一為參御言事參以為賢言之齊悼惠王悼惠王召見則拜為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卒而哀王立勃用事重於齊相王既罷兵歸而代王來立是為孝文帝孝文

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與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是歲齊哀王卒太子側立是為文王齊文王元年漢以齊之城陽郡立朱虛侯為城陽王以齊濟北郡立東牟侯為濟北王二年濟北王反漢誅殺之地入于漢後二年孝文帝盡封齊悼惠王子罷軍等七人皆為列侯齊文王立十四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後一歲孝文帝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齊為王齊孝王將闡

謂將閭為齊王志為濟北王印膠西王辟賢菑川王章城陽王雄渠為膠東王日膠西菑川濟南也

以悼惠王子楊虛侯為齊王故齊別郡盡以王悼惠王子子志為濟北王子辟光為濟南王子賢為菑川王子印為膠西王子雄渠為膠東王與城陽齊凡七王齊孝王十一年吳王濞楚王戊反興兵西告諸侯曰將誅漢賊臣鼂錯以安宗廟膠西膠東菑川濟南皆擅發兵應吳楚欲與齊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告齊王善堅守吾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

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劫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聞路中大夫從漢來喜及其大臣乃復勸王毋下三國居無何漢將爰布平陽侯等兵至齊擊破三國兵解齊圍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

齊齊孝王懼乃飲藥自殺景帝聞之以為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子壽為齊王是為懿王續齊後而膠西膠東濟南菑川王咸誅滅地入于漢徙濟北王王菑川齊懿王立二十二年卒子次景立是為厲王齊厲王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正其後宮毋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姦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

謂欲世寵貴於王宮

諸王女云翁主稱其

母姓故謂之紀公主

謂王太后武帝母也

王太后前嫁金氏所生

皇太后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既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後宮具備且甲齊貧人急乃為宦者入事漢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以女充後宮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

市租謂所賣之物出租日得千金言齊人眾而且富也

尚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
姦新坐以死亡國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無復
言嫁女齊事事浸溥不得聞於天子主父偃由
此亦與齊有郤主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
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人眾殷富巨於長安
此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
益疎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吳楚時孝王
幾為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天子乃拜主
父偃為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齊乃急治

謂偃挾齊不聚女之恨因言齊之短為輕重之辭蓋言臨菑富及吳楚孝王時事是也

王後官宦者為王通於姊翁主所者令其辭證
皆引王王年少懼大罪為吏所執誅乃飲藥自
殺絕無後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廢齊恐其
漸疎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天子
亦既囚偃公孫弘言齊王以憂死母後國入漢
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遂誅偃齊厲王立五
年死母後國入子漢齊悼惠王後尚有一國城
陽及菑川菑川地比齊天子憐齊為悼惠王冢
園在郡割臨菑東環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

以奉悼惠王祭祀城陽景王章齊悼惠王子以朱虛侯與大臣共誅諸呂而章身首先斬相國呂王產於未央宮孝文帝既立益封章二千戶賜金千斤孝文二年以齊之城陽郡立章爲城陽王立二年卒子喜立是爲共王共王八年徙王淮南四年復還王城陽凡三十三年卒子建延立是爲頃王頃王二十八年卒子義立是爲敬王敬王九年卒子武立是爲惠王惠王十一年卒子順立是爲荒王荒王四十六年卒子

恢立是爲戴王戴王八年卒子景立至建始三年十五歲卒濟北王興居齊悼惠王子以東牟侯助大臣誅諸呂功少及文帝從代來興居曰請與太僕嬰入清宮廢少帝共與大臣尊立孝文帝孝文帝二年以齊之濟北郡立興居爲濟北王與城陽王俱立立二年及始大臣誅呂氏時朱虛侯功尤大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及孝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及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

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自以失職奪功章死而興居聞匈奴大入漢漢多發兵使丞相灌嬰擊之文帝親幸太原以為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於濟北天子聞之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擊破虜濟北王王自殺地入于漢為郡後十二年文帝十六年復以齊悼惠王子安都侯志為濟北王十一年吳楚反時志堅守不與諸侯合謀吳楚已平徙志王菑川濟南王辟光齊悼惠王子以勒侯孝文十六年為濟

南王十一年興吳楚反漢擊破殺辟光以濟南為郡地入于漢菑川王賢齊悼惠王子以武城侯文帝十六年為菑川王十一年興吳楚反漢擊破殺賢天子因徙濟北王志王菑川志以齊悼惠王子以安都侯王濟北菑川王及母後乃徙濟北王王菑川凡立三十五年卒謚為懿王子建代立是為靖王二十年卒子遺代立是為頃王三十六年卒子終古立是為思王二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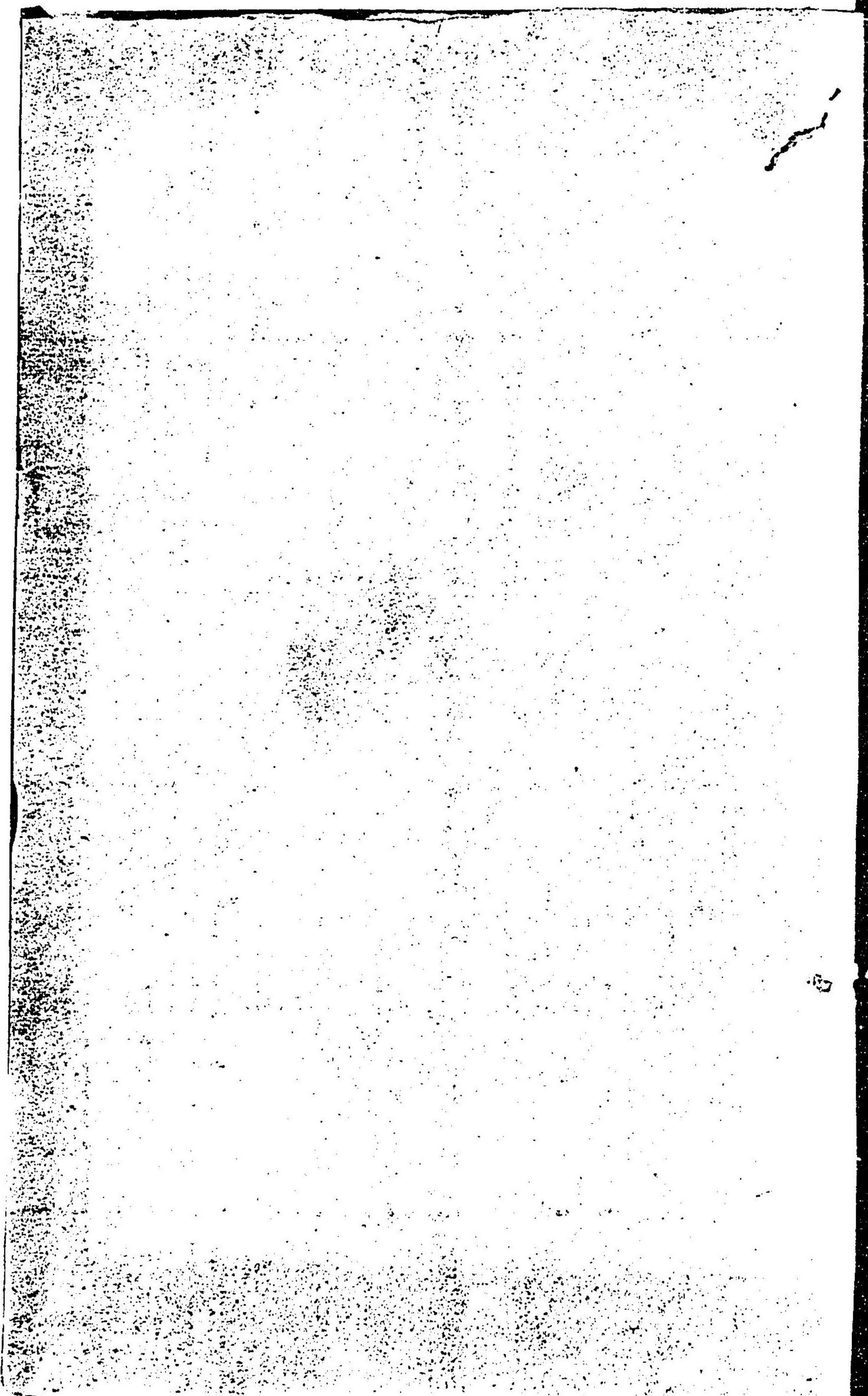
年卒子尚立是為孝王五年卒子橫立至建始

三年十一歲卒膠西王卬齊悼惠王子以昌平
 侯文帝十六年為膠西王十一年與吳楚及漢
 擊破殺卬地入于漢為膠西郡膠東王雄渠齊
 悼惠王子以自右侯文帝十六年為膠東王十
 一年與吳楚及漢擊破殺雄渠地入于漢為膠
 東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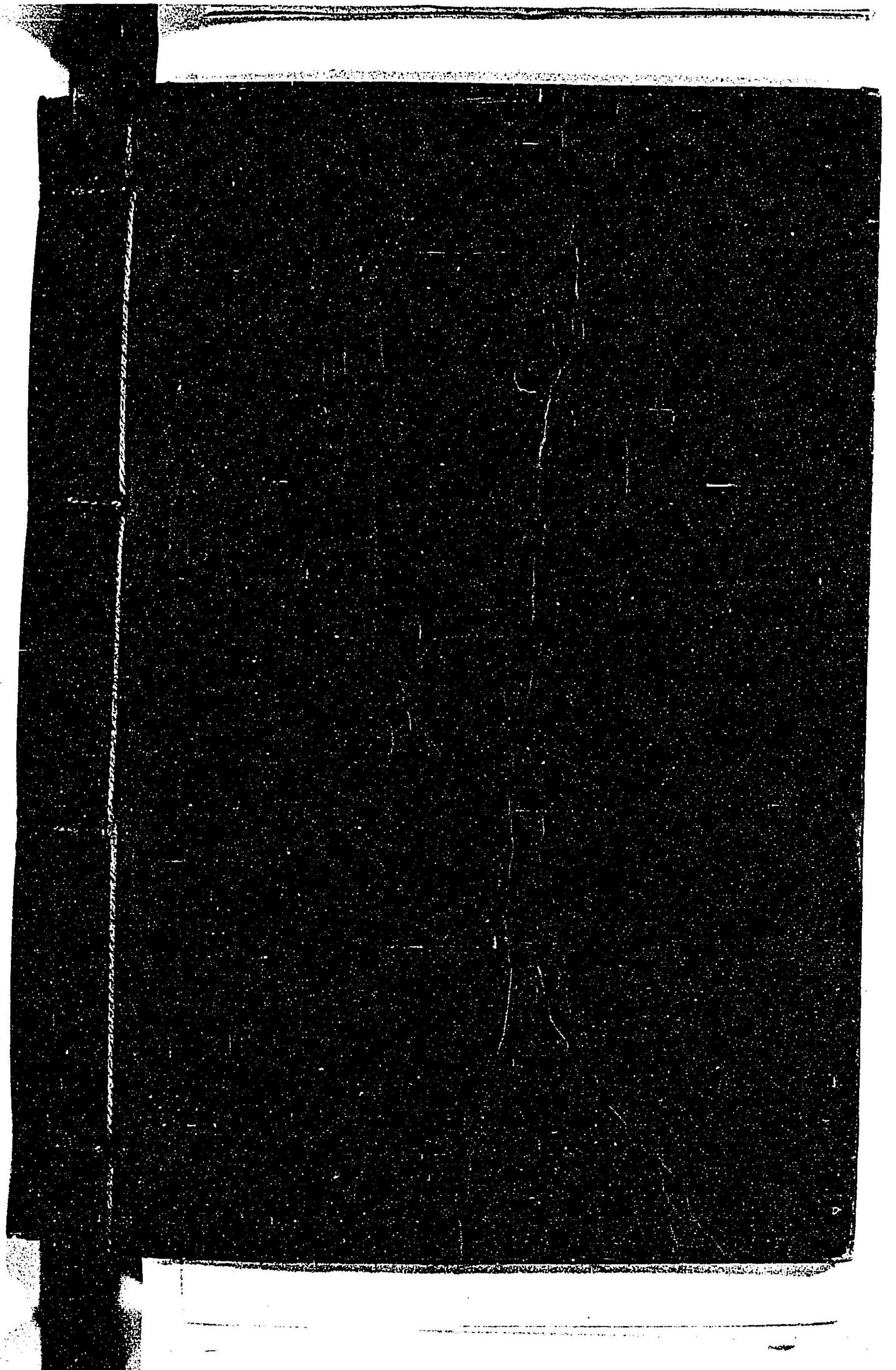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
 定子弟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
 萬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標註史記讀本卷之五十二

--	--	--	--	--	--	--	--	--	--



186
22
27



THE HISTORY OF THE
CITY OF BOSTON
FROM 1630 TO 1880
BY
JOHN B. HENNINGSEN
PUBLISHED BY
H. O. HOUGHTON AND COMPANY
NEW YORK